

第十六回 成宗帝曲意賜婚 祁丞相孽緣強合

卻說成宗對皇后曰：「看此表必爾弟三箭不全，孟士元特將伊女匹配皇甫少華，爾母此表，必有詐詞。有甚難辦？」皇后忙奏曰：「陛下果然聖明，臣妾亦疑有詐。但念孟氏錯配皇甫少華，已誤終身，伏乞陛下俯念弱弟癡情，恩賜完婚，使孟氏得全名節，以遂終身大事，辦感陛下皇恩。」成宗曰：「近來武士回報，前差刑部官捉皇甫敬家眷進京，不料逆子皇甫少華知風逃走，只捉得伊母尹氏並伊姊皇甫長華解京。路過吹臺山，賊寇韋勇達殺死官軍，劫去尹氏母女，佔山為寇，滿門大罪，在於不赦。孟氏錯配，已誤終身。朕今賜與國舅為妻，非止國舅心滿意足，而孟氏亦免重婚惡名。但國舅尚是白丁，朕若賜婚，亦不光彩，如今加封劉國舅為鎮國大將軍。」皇后謝曰：「陛下如此施恩，臣妻滿門感激不淺。但孟士元詩禮傳家，雖降詔主婚，恐孟氏不奉婚詔。乞陛下再遣一重臣，帶詔前去，孟士元方肯奉詔。並求陛下著弟劉奎璧完婚十二日後，著大臣帶劉奎璧進京供職，使妾手足再得相會。」成宗曰：「如此足見御妻友愛之情意。」就著太監秉筆，太監依皇后的口氣草詔。又決定著左丞相祁盛德前往主婚，十二日後帶劉奎璧進京供職。內監寫詔完畢，呈上御前。成宗看罷，用印封緘，交與內監孫福，並帶鎮國大將軍封敷衣冠，往付左丞相祁盛德。內監先往求相府交付，後到國丈府交了皇后密詔，方回宮繳旨。

劉捷看了皇后密詔，即備下程儀六百兩，上馬來到左丞相府。當下遞帖，開了中門步入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劉捷謝曰：「孺子姻緣，勞動老木師往返跋涉。下官何以報答？」祁相曰：「老夫奉旨主婚，怎敢言勞？況是成全兩家美事，是有喜酒吃的，正當效勞。」劉捷曰：「還有一事要緊，雖是奉詔賜婚，孟士元前已受過皇甫家聘禮，恐推辭不肯奉詔。乞老太師鼎力，方能成就。」祁承相曰：「老夫奉旨主婚，怕他逆旨不成？且皇甫家罪在不赦，今主上賜婚，孟氏亦免再嫁之嫌，乃是造化，豈有不從之理。」劉捷謝曰：「全仗老太師玉成。」即將程儀送上，曰：「區區菲儀，聊申敬薄，幸乞矜納，足感盛情。若成親後，相煩帶小兒進京，恩德如山。」祁承相曰：「老夫自帶令郎進京，不須掛慮，盛賜決不敢受。」劉捷再三推讓，祁丞相只得受了。劉捷辭別回府，寫書令家將趕回，使孩兒歡喜，好待接詔。

且說祁本相恐沿途地方官破費，只帶十餘人隨從，收拾行李，背在馬上，一路趕緊，至三月二十已到雲南雲州府。合省官員忙出絨迎接，一面備公館伺候。眾官出城二十里，早已相遇拜見，祁相來到接官亭吃茶，對眾官曰：「老夫奉旨，要到劉國丈府與國舅開讀詔書。可令人報知，伺候翹接。」地方官即令人報知劉奎璧，備下香案。不片刻，祁相已到，劉奎璧奔出跪下，眾官分立兩旁。祁相展開詔書讀畢，乃是加封鎮國大將軍，兼賜孟麗君完婚。劉奎璧好不揚揚得意，謝恩畢，當堂穿戴了將軍衣冠，然後請祁相坐在東首上面，眾官坐在左邊，自己坐在右邊。茶畢，祁相曰：「老夫難久延，國舅須速擇附近吉日，行聘完親，便同老夫進京面君。」奎璧領命曰：「太師可在此安歇。」祁相曰：「不須費心，改日吃喜酒罷。」隨即辭別，上轎往孟府。

且說孟士元自見京報，知皇甫敬被擒，捉拿家眷，恐女悲傷，密囑孩兒不可洩漏。孟麗君料必有凶，屢問征番實信，不及詳情。孟士元只推水面征戰，難以偵探，並無京報。孟小姐屢對蘇映雪曰：「公公征番，必有大凶，故此父親不肯實言，未知終身如何結局。」蘇映雪亦不知其細，只勸吉人自有天相，不須擾慮。這一日孟士元閒暇無事，忽聽女婢在樓下叫曰：「縣府差人來報，稱祁本相帶詔，須與便到，請大老爺伺候迎接。」孟士元暗吃一驚，慌忙下樓，來到後衙，只見公子已穿了公服。孟嘉齡問曰：「祁相莫非來捉妹子麼？」孟士元曰：「正不知何事？」即穿了公服。忽又報祁相駕到。孟士元父子立在府前，只見祁相坐在轎中，並無背詔。孟士元父子奔到轎前一躬，口稱：「卑職父子，不知太師駕到，有失遠接，伏乞恕罪。」祁相在轎中答了半禮曰：「勞老先生父子遠接，老夫何以消受？」孟士元讓祁相轎先進中門，父子隨後方入。祁相直到庭中下轎，眾官就在府中下轎進內。孟士元請祁相坐在上面，家人獻茶畢，祁相就對孟士元曰：「老夫特來與令嫂恭喜，現有詔旨，請孟先生觀看，好備嫁妝。」回顧役人，道：「把詔書送與孟先生一看。」孟府家人接來送與孟士元，嘉齡忙上前同看詔書，止不住心頭火發，將詔書交還從人。孟士元對祁相曰：「老丞相，此事尚容商議。」祁相聞言不悅曰：「老先生有何相議？」孟士元即把劉奎璧只中兩箭實情言明，道：「卑職已受皇甫少華聘禮，不料劉國丈助子為惡，舉薦皇甫投征，忽又報皇甫敬降番，弄得家破人忘，今又仗皇后勢力，奏主賜婚。雖強弱不敵，我乃詩禮之家，豈有一女而受二夫之理，尚容商議。」祁相面上變色曰：「你我既為大臣，朝廷賜婚，誰敢不遵？且老夫又難交旨。若早完親，方盡臣子之職。」孟士元見祁相變臉，又怕欺君罪大，只得答曰：「卑職非敢逆旨，實懼聞議，蒙一女受兩家聘禮之差。」祁相方才和顏悅色曰：「先生錯了主意，今皇甫家罪在不赦，令媛有誤終身；且劉國舅才貌雙全，況是聖上主婚，有何聞議？今老夫即回公館，待劉家擇日，再來通知，完親後十二日，便要國舅進京奉職。公須速備嫁妝，免臨時慌亂。」孟士元曰：「多蒙太師執教，難得太師遠到，待備酒與太師接風。」祁相曰：「不勞先生費心，另日領情。」說罷，辭別上轎。

孟士元父子送眾官去後，方退入後衙，只見韓夫人。孟小姐，蘇大娘並媳婦方飛鳳俱在後堂伺候消息。孟士元父子進來，一同坐下。韓夫人問曰：「祁相前來，有何事故？」孟士元對小姐曰：「一向不敢對女兒說皇甫家事實，恐爾傷心，今事已臨頭，不得不說。」遂將山東巡撫具奏皇甫敬、衛振宗被妖術所擒，歸番邦為官，現引番軍攻城，主上聽信，差官往湖廣捉拿皇甫少華，滿門處斬等情言明，道：「因恐爾震驚，故不說。」小姐曰：「莫非劉捷奏主，說我是皇甫家媳婦，特差祁相拿我進京同斬？女兒與婆婆同死無恨！」孟士元曰：「今幸皇后奏准朝廷，將爾賜婚配與劉奎璧，故妻祁相主婚。我想劉奎璧才貌不遜皇甫少華，今又加封鎮國大將軍，定親即為夫人，我兒須當順從，一則可免欺君逆旨，二則可完終身大事。」孟小姐聞言，氣塞胸膛，叫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一跤跌倒，昏絕於地。蘇映雪暗恨命苦，夢中既已拜訂婚之約，今雖皇甫少華滿門滅亡，誓必守節。止不住淚下滔滔，忙同孟家滿門上前叫了半晌，孟小姐方醒，拭淚曰：「公公身居大臣，怎肯降番，始累滿門至親？諒必被禁番邦。此必劉捷父子串通山東巡撫冒奏，以便奪婚，今仗皇后勢力，奉主賜婚。公公滿門實由我而死。我恨乃是女流，不能手刃劉賊父子之首，以與丈夫雪仇，怎肯失身於逆賊？不若一死，以明貞節。」孟士元勸曰：「今幸有皇上主婚，可無外議。」孟小姐哭曰：「爹爹此乃良言，但女兒豈不曉得女守一節，重若泰山。女兒自有打算，斷不玷辱祖先。」說罷，仍然淚下。韓夫人對蘇大娘曰：「煩大娘與令媛勸小女回閣，不可悲傷。」蘇大娘母子扶了小姐，回閣而去。

孟嘉齡見妹子退出，謂父母曰：「兒想此必劉捷父子定計，謀害奪婚。我等若聽從結婚，卻亦辱及祖先。」

春庭放火，謀害皇甫少華不遂，因而挾恨，托父親舉薦征番等情及今冒奏奪婚等情奏明。此表一上，天子方知委曲，或者收回旨意，亦消我們怨氣。」孟士元搖頭曰：「不可，古云『識時務者為俊傑』，皇甫家何等勢力，一旦被害，合家被捉。我若上表，就是欺君逆旨，先已有罪。況劉奎璧的才貌與皇甫少華不分甲乙，今已封官，與你妹子結親辦無玷辱於我，何苦冒險，以惹不測。」孟嘉齡曰：「若如此怕事，何苦做官，惹此悶氣？不若辭官，退處林泉，卻亦乾淨。」孟士元不悅曰：「時勢使然，不得已耳！爾何必多言。」孟嘉齡見父發惱，遂不再言。韓夫人曰：「待我勸女兒順從，方好備辦妝奩。」孟嘉齡夫妻回到自己房，謂曰：「家父如此怕事，依我主意，便與劉捷碰一高下，縱然革職，亦無所恨。」方氏勸曰：「公公主意，亦出於無奈，但姑娘性烈，若聞此語，豈不自盡？你我只宜苦勸姑娘順從為妙。」孟嘉齡終是少年負氣，只是歎息而已。

且說孟小姐回閣只是哭泣，蘇大娘百般苦勸，那裡肯聽。蘇映雪痛恨劉奎璧入骨，只不敢說出，亦只悲泣。二人茶飯不吃，孟士元夫妻好不著急，正在房中議論，恐怕女兒夜間自盡，即叫小婢榮蘭入房來，孟公夫妻囑曰：「小姐性烈，恐夜間自盡，我等難以提防。你今夜不能安寢，須要跟候小姐，不可稍離，挨日間自有蘇大娘母女照應，你方可安眠，若得小姐無事，我自有重賞。」榮蘭曰：「小婢自當小心提防，決無差錯。」即下樓去。及至黃昏，女婢呈上酒飯，孟小姐哪裡肯吃，蘇大娘無計可使。及上燈後，蘇大娘密囑榮蘭留心照顧，母女回房安睡。

且說榮蘭跟隨小姐，坐至二更後，勸曰：「夜深了，請小姐安睡，免得傷了精神。」小姐曰：「我有心事，怎能睡下？你不必伺候，速去睡罷。」榮蘭曰：「小婢那敢忍心獨睡，願隨小姐相伴。」孟小姐尋思，我若自盡，徒死無益，不若把首飾收拾，密同榮蘭女扮男裝，假扮主僕進京，變賣首飾，捐納京監；幸本年正是鄉試之期，若得僥倖，來年會試再得高中鼎甲或二甲，便在朝居官，除了劉捷父子，代夫報仇，又好救拔丈夫滿門，後流芳百世，豈不是好！但劉奎璧怎肯干休，必上表奏稱我家匿女欺君，我父豈不有罪？又轉一念曰：蘇映雪卻亦美貌，且能作文吟詩，雖比不得我，亦才貌雙全，況又姻緣未定，待我臨行時寫書，教我父親把蘇映雪充作奴家代嫁，便可抵塞。我必候臨嫁方逃，使他難以推辭。主意定了，遂不悲傷。孟小姐曰：「榮蘭，爾乃我心愛女婢，料無泄漏之理。」榮蘭曰：「小婢多蒙小姐相待，猶如至親骨肉，凡有言語，自當秘密、怎敢泄漏於人？」小姐曰：「此事你若泄漏，我唯一死而已。」

未知說出何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